

1978年秋,我在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从事民间友好工作。这一天,全国友协发来电函,函云,英籍女作家韩素音将要来沪访问,由著名作家、上海友协副会长杜宣和我负责前往接待和陪同。

初见韩素音,她给我的第一印象是,身材颀长,鼻梁挺直,方形的脸庞上,有着一双褐色的眸子。我们交谈了好一会儿,韩素音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为人率真。她告诉我,“我作为一个中西合璧的混血儿,多年来一直介乎于两种文化之间。一方面,我始终为自己身上流有中国人的血液而感到骄傲;同时也认为,文化交融是重要的,不同的文化成就了今天的我。”

此次来沪,当我问她在上海需要采访什么时,她脱口而出:“我第一个就想见到巴金先生!”

巴金寓所坐落于武康路113号,灰色细鹅卵石的外墙,在绿树掩映中显出一派静谧的古典韵味。当我们步入巴金老家中,就不能不为主人那浩瀚的文学收藏的生活场景而感到震撼。

韩素音对巴老说:“我听说您在‘文革’中受到了‘四人帮’迫害,您受苦了。”年逾七旬的巴金看上去精神矍铄,他轻轻挥了挥手,像拂去一道灰尘那样答道:“经过这场磨难,我们都挺过来了!”

巴金所说的“文艺界的春天”是指在党中央领导下,那个时候文艺界正在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,过去受到人民欢迎的一大批文艺作品重新和人民见面。文艺工作者心情舒畅,创作热情空前高涨。

顿了一下,巴老又说:“即使我前面的日子已经很有限,很有限了,我还是在想,怎样变得善良些,纯洁些,对别人有用些。”说到这里,老人的脸上露出欣慰,他没讲太多外交场合的客套话和应酬话,而以尊敬友好、真挚热诚的口吻与韩素音交流。巴老通过表明对当时“伤痕文学”的支持态度,直接提到了作家的社会责任问题,对新

一代作家的批判精神给予了褒扬。

韩素音可能是有着中国血统的关系,她不像西方女性那样外向,她总是冷静地在思索。在听着巴老敞开了心扉对自己的境

陪韩素音见巴老

陈一心

遇那么从容而随和时,我看到她那双褐色的眸子闪着泪光。当韩素音问及巴老今后的创作打算,他告诉她,自己正在撰写一部关于人生回顾与思考的著作。她为他的这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旺盛的创作热情感到由衷的敬佩。

继而,韩素音又问及巴老对青年作家队伍现状的看法时,巴老说:“他们经历了生活磨练,是生活培养了作家。”她表示赞同,认为“只有生活才能培养出作家,大学并不是培养作家的必由之路”。

离别之际,韩素音向巴金赠送了她的著作,作为回礼,巴金则向韩素音赠送了他的代表作《家》《春》《秋》以及散文集《友谊集》,同时与我们一一握别,当他握着韩素音的手时,他说:“我常说我靠友情生活,友情是我的指路明灯。谢谢你从那么遥远的地方专程来探望,谢谢你给我的这段友情!”

我想吃的月饼

刘其舜



又到了中秋,商家为了打开销路,月饼的花头也越来越多了,每年会推出新的月饼。前几年推出什么“冰淇淋月饼”,今年又推出“脆笃鲜月饼”……

由于月饼大致都是儿辈孝敬送的,所以各种新颖的月饼,每年也都尝了一下。然而,对于一些像我年已古稀那样的老人,吃的是一种怀旧,吃的是一种气氛。总觉得当年吃的豆沙月饼味道最好,在中秋之夜总会想起自己已离去的亲人和长辈,当年品尝豆沙月饼的情景!所以,尽管有新颖的月饼上市,我总忘不了简单朴实的豆沙月饼。

孩子孝顺每年会买来新颖的月饼,而且都是装潢特别考究的盒子。到了中秋,像我这样的老人就会犯愁:一是要吃那些我不想吃的月饼,二是每年吃剩下的装潢考究的金属盒子,也越来越多。这两个难题困扰着我:月饼送来够多了,说实在话,单单这些月饼就吃不完,不可能再花钱,去买自己喜欢吃的豆沙月饼。这样,年年吃月饼,年年没有尽情地吃到想吃的豆沙月饼;接着,这些月饼盒子怎么办?扔掉吧,确实有些舍不得,漂亮崭新的盒子,总不能马上扔进垃圾桶;放在家里一段时间吧,时间长了,家里又多了好多这样无用的盒子。

其实,老人如今也不差钱了,即使亲友送礼也得送实惠些。老人喜欢吃什么?买些老人喜欢的散装月饼就挺好!这样也环保!

寄语儿孙辈,孝敬也得尊重老人的喜好!

那一次去青朴桑耶,是临时起意。

诚然,青朴和桑耶在我心中都存在很久了,像一卷未显色的底片,等待我去开启。一个是藏地久负盛名的善修之地,一个是藏地第一座三宝俱全的寺庙。托现代交通工具的福,我迅疾地从拉萨移动到了桑耶。

桑耶寺近在咫尺,我抬头就可以看到它的金顶,还有阳光下的白塔。这里是桑耶啊!藏地第一座佛法僧三宝俱全的寺庙,是藏王赤松德赞、堪布寂护、莲师三人合力建起的殊胜之寺啊!历时十二年,桑耶寺得以严格按照佛经里的仪轨顺利建

成。桑耶的主殿上、中、下三层分别采用了藏式、汉式、印式,反映了三种文化的融合。桑耶寺于公元779年建成,寂护大师在此为藏地的首批出家人——吐蕃王朝的七位贵族子弟受戒剃度出家,史称“七觉士”。

阳光灿烂,我眯着眼睛跨过门槛,走进寺中。一如既往的转经桶边有很多本地人,男男女女,老年人,年轻人都有。我喜欢看到藏族的年轻人陪着老人一起转经,手捻念珠,口诵真言的样子。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传承和陪伴吧。

从桑耶寺出来,我们去寺旁的招待所开了房,是很普通但很干净。我在微信里问他,心满意足地想,很好,桑耶寺就在我身边……

在这个简陋的,看得见寺庙的房间,我看见暮

上个月去新加坡吃晚饭,一不留神居然在一天里看了三部电影,而且,好像都是给小孩子看的电影,如果一定要飞快地贴一个标签的话。

首先是《海贼王》的Gold (One Piece Film Gold),姑且称之为《黄金大电影》,它的第十三部剧场版,还是友谊+探险、最后化险为夷的套路。和热血青春比起来,我还是更喜欢永远长不大的柯南的悬疑推理路线(以及和服部平次、怪盗基德的3P),所以就只能对路飞和他的小伙伴们挥手祝福吧,也没有被黄金夜总会的场面和机关吓住。

被吓住的是Kingsglave,这是《最终幻想15(Final Fantasy XV)》的CG电影。纯粹是凑时间买的票,因为懒得再出去逛街了,之前也没玩过FF,连粉都谈不上,更不要说死忠了,但是毫不影响对剧情的理解,一看就狠狠地喜欢上了(出来以后把之前的各种剧情和设定又补了一下,对冰火都没有这么认真好不好)。

之所以会一下子被震慑住,主要还是剧情设置得很传统:战争、阴谋与和平,尔虞我诈、道高魔也高的君王们,还有佣兵的各自立场与命运(好吧不能透更多了,己所

成。桑耶的主殿上、中、下三层分别采用了藏式、汉式、印式,反映了三种文化的融合。桑耶寺于公元779年建成,寂护大师在此为藏地的首批出家人——吐蕃王朝的七位贵族子弟受戒剃度出家,史称“七觉士”。

阳光灿烂,我眯着眼睛跨过门槛,走进寺中。一如既往的转经桶边有很多本地人,男男女女,老年人,年轻人都有。我喜欢看到藏族的年轻人陪着老人一起转经,手捻念珠,口诵真言的样子。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传承和陪伴吧。

从桑耶寺出来,我们去寺旁的招待所开了房,是很普通但很干净。我在微信里问他,心满意足地想,很好,桑耶寺就在我身边……

在这个简陋的,看得见寺庙的房间,我看见暮

色渐渐淹没了窗台,听到黄昏时分群鸟低飞的叫声,慢慢的一切趋于圆静。

我走到外面看了一会星空,回来洗漱,一夜安眠。

很多时候,我都是一个怀揣心事的旅人,但在这里,我找到了归家的宁静。

第二天一早开车去镇上买了些生活物品,这些都是要送到青朴山上去的。车开到不能开的地方,朋友对我说,接下来的路要走上,你行吗?我眺望着淡蓝色的群山,看着山上隐约的庙宇轮廓,说,没问题的。



边看边聊

现在想起来,那段路感觉也不是很长,走出去出乎意料的轻松,一路上总有藏民要来搀扶我一把,不断用藏语说,科里科里(慢慢走)。

我想着这山是莲师修行过的地方,想着无数修行人曾在这里善修,真的觉得一点都不累。

上有云雾聚集,下有小溪蜿蜒,高山河谷吟唱着妙音,这地方的善妙功德不可思议。善修者将这山上的岩洞视作无上的福地,一座遗世独立的宫殿,在此可以成就最高贵圆满的事业,无须顾念世俗的荣耀和享乐。

路上随处可见玛尼石和清澈的小溪,鞋履半湿,溪水清凉,我们像未经世事的孩童,内心雀跃。休息的时候,我们坐在大树树荫下,仰望着碧蓝晴空,这是独属于高原的清澈和宽广。

仰头闲流云朵朵,不远处牛羊闲游自在,野花零星的开在草甸。四下是森林散发出的木香,被午后的阳光蒸腾着,香气甜美而馥郁。那一刻心明眼亮,心底空无一念,觉得处处是空,处处是新的。这避世隐居的美妙,即使

是偶尔邂逅享受,也足以念念不忘。

到了山上才开始下雨,阿尼为我们煮面,极简陋的厨房,极普通的挂面,用高压锅随便煮起,没有青菜,更没有什么浇头,只找到有一瓶快见底的老干妈,嗜辣如我用水冲了冲瓶子,倒在碗里,吃得很是香甜。

那是我记忆中,最好吃的面之一。

我看着阿尼在厨房里忙碌,看着她们忙碌之后拿起念珠,坐在炉边念经。

进,私以为可能性最大的还是《吹梦巨人》——今年9月13日可是达尔爷爷的百岁生日。

当然,看片子是见仁见智的桑窝,BFG在欧美的票房和口碑都一般般,甚至有说伊“不适合十岁以上观众”的。我刚好属于那种特别不想长大、但是又不得不咬着牙硬着头皮出来讨生活的人,所以对单纯美好的小世界特别向往。

在乌节路邵氏影城看的《吹梦巨人》,看完出来就直奔对面的伊国屋书店赶着买 Quentin Blake 的绘本去了——果然,画出来的巨人更好玩一点。书店里最醒目的推销是罗琳姐姐的新作《哈利波特与被诅咒的孩子》,我嫌它是剧本,分行太多,又厚又贵,就直奔童书区找“巨人”,结果就看到一整面墙的达尔,就觉得英国现代奇幻创作真是太老卵了(纳尼亚和魔戒都还想再读呢),罗琳姐姐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,顺理成章得几乎都不稀奇了。

对了,结账的时候还拿了《三体》第一部的英文版,倒不是因为得了什么奖,而是国货也必须支持一下。何况当年读第一部时,与历史文明相关的才子部分都是一目十行地飞过去的,换成英文了,大概才有慢慢看的心思吧。

是偶尔邂逅享受,也足以念念不忘。

到了山上才开始下雨,阿尼为我们煮面,极简陋的厨房,极普通的挂面,用高压锅随便煮起,没有青菜,更没有什么浇头,只找到有一瓶快见底的老干妈,嗜辣如我用水冲了冲瓶子,倒在碗里,吃得很是香甜。

那是我记忆中,最好吃的面之一。

我看着阿尼在厨房里忙碌,看着她们忙碌之后拿起念珠,坐在炉边念经。

暮雨淅沥,在这寂静的山上,就这微弱的炉火,我们彼此微笑凝视,未有几句交谈,只是她们会不时起身为我们续茶。

她们的脸我记得很清楚,并不年轻,但有羞涩的微笑,有纯净的眼神。

随后见到她们的师傅,是一位名声不显的老僧人,但扎实的,是一位修行者。我请教他关于禅修打坐时的问题。他笑着用不流利的汉语说,乱是正常的,正常的。

是啊!打坐时的乱念迭起是正常的,人生的颠乱是正常的,而我们要做的,就是突破这种看似正常的乱啊!

长不大

马塞洛

最后也是最棒的,看了《吹梦巨人》(The BFG),就觉得像鸡饭一样不羞此行。罗尔德·达尔(Roald Dahl)的原著,此前已有《查理和巧克力工厂》和《了不起的狐狸爸爸》盛名在先,所以非常好奇斯皮尔伯格会怎么弄。

本着不剧透的原则(其透不透都无所谓,毕竟这是个哄孩子睡觉的枕边故事,不可能很复杂,只看你怎么说),我只能说斯大爷一点儿都没有让我失望——如果有,就是巨人老而穷得太扎实了,给女王的屎尿屁也太节制,至少应该把大臣和侍卫们玩得更疯狂。斯大爷最会娓娓道来说故事,以至于《战马》都略冗长。但是这个特点放在这里就是大优点,《吹梦巨人》一点都不嫌长,再铺陈些都毫无压力。据说上述三部电影都有望被引

成。桑耶的主殿上、中、下三层分别采用了藏式、汉式、印式,反映了三种文化的融合。桑耶寺于公元779年建成,寂护大师在此为藏地的首批出家人——吐蕃王朝的七位贵族子弟受戒剃度出家,史称“七觉士”。

阳光灿烂,我眯着眼睛跨过门槛,走进寺中。一如既往的转经桶边有很多本地人,男男女女,老年人,年轻人都有。我喜欢看到藏族的年轻人陪着老人一起转经,手捻念珠,口诵真言的样子。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传承和陪伴吧。

从桑耶寺出来,我们去寺旁的招待所开了房,是很普通但很干净。我在微信里问他,心满意足地想,很好,桑耶寺就在我身边……

在这个简陋的,看得见寺庙的房间,我看见暮

色渐渐淹没了窗台,听到黄昏时分群鸟低飞的叫声,慢慢的一切趋于圆静。

我走到外面看了一会星空,回来洗漱,一夜安眠。

很多时候,我都是一个怀揣心事的旅人,但在这里,我找到了归家的宁静。

第二天一早开车去镇上买了些生活物品,这些都是要送到青朴山上去的。车开到不能开的地方,朋友对我说,接下来的路要走上,你行吗?我眺望着淡蓝色的群山,看着山上隐约的庙宇轮廓,说,没问题的。

现在想起来,那段路感觉也不是很长,走出去出乎意料的轻松,一路上总有藏民要来搀扶我一把,不断用藏语说,科里科里(慢慢走)。

俺今年五十有三,年过半百自称老汉。人生列车已到“知天命”车站,但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好像严重滞后,还停留在“十有五而志于学”。前些天,俺在“朋友圈”炫耀玩智能手机的心得,结果被人戏称为“潮老汉”。

俺观察,上了年纪的人一般对新生事物有些抵触,年龄与学习兴趣似乎成反比,真正活到老、学到老的老汉不是太多。比如,微信是个好东西,建个微信群,大伙讨论交流很方便,但许多老人不太愿意学。去年5月俺在西安出差,架不住几个军

校老同学的忽悠,便自告奋勇建了一个军校老同学群,当仁不让地当起了群主。可怎样才能找到失联30多年的同学呢?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100多位老同学找齐,这难度系数可不小,好在这帮同学多数已退役,且有不少转入公检法系

不算太难。最难的是教他们绑定银行卡。有的人担心不安全,有的人则是“妻管严”没有“小金库”。不绑卡,怎么能网购?还谈什么优步、滴滴?有一天,一同学说到火车站排了好长时间才买到车票,结果被俺在微信里笑岔气。这年头,能动手指解决的

问题,干吗非要辛苦腿脚呢?外地一同学这些天正忙着公共自行车管理的事,那天俺在微信里问他,都进入“互联网+自行车”时代了,为何不用“摩拜单车”呢?他苦笑道,他们领导根本就不懂啥叫“摩拜单车”,还自以为是为刷卡式公共自行车很先进呢。唉,碰到一个既不“潮”又霸道的领导,也是人生一大痛苦。

“潮”是一种生活方式,“潮”是一种动力,“潮”人多了,经济就活了。俺知道,商家最爱俺们“潮”人。俺打算,这辈子一直“潮”下去,活到老,“潮”到老。

难。二是有了智能手机却拉不下老脸,不愿向孩子们求教。俺们几个会用微信的“种子选手”,费了不少口舌才教会了这帮眼已花、心不死的老汉。

拉他们入群,教他们发文字、发图片、发语音、安装各种APP,这些活还不算太难。最难的是教他们绑定银行卡。有的人担心不安全,有的人则是“妻管严”没有“小金库”。不绑卡,怎么能网购?还谈什么优步、滴滴?有一天,一同学说到火车站排了好长时间才买到车票,结果被俺在微信里笑岔气。这年头,能动手指解决的

七夕会

问题,干吗非要辛苦腿脚呢?外地一同学这些天正忙着公共自行车管理的事,那天俺在微信里问他,都进入“互联网+自行车”时代了,为何不用“摩拜单车”呢?他苦笑道,他们领导根本就不懂啥叫“摩拜单车”,还自以为是为刷卡式公共自行车很先进呢。唉,碰到一个既不“潮”又霸道的领导,也是人生一大痛苦。

